圆桌讨论：中国人的政道智慧（下）

[这就是中国](javascript:void(0);)

**这就是中国**

微信号 mhshHome

功能介绍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节目官方账号 每周一晚22:00东方卫视播出

2021-08-28[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TI5ODk3NA==&mid=2651173128&idx=1&sn=5efbc872e28fac3c41f9864b81362cc3&chksm=8bb065f9bcc7ecef1abf9c5e7da085e985c3ac09851a039912e3ecb6988e662f487efad508fb&scene=27#wechat_redirect&cpage=13)

收录于话题

点击上方“蓝字”，发现更多精彩。

**让我们一起读懂中国，读懂世界**

主持人  |  何婕

嘉宾

张维为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王绍光  |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李   奕  |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社区物业经理

主持人何婕：其实政道思维体现的是治国理政的终极目标，在这个终极目标之下，其实我们有很多灵活的做法。比如说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我们在说到基层治理的时候，就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实践。

我在现场要介绍一位特别的观众，在2019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到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社区的市民中心去考察，我今天请到的这位特别的观众，就是我们古北社区的一位物业经理，叫李奕。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也想问一下李奕，当时总书记来的时候，您在现场吗？

李奕：我当时在现场的。

主持人何婕：在忙什么呢？

李奕：我们当时正在参加针对《行政处罚法》草案的意见建议征询会，因为每次根据不同的法律法规，虹桥街道全国人大立法、基层立法联系点，它会召集不同的人群来听取意见。我应该是作为企业代表，同时也是虹桥街道全国人大基层立法点的信息员。

主持人何婕：大家可能平时在新闻当中也经常听到，比如说在整个草案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听取很多很多的民意，大家可能还挺好奇的，听取民意的渠道在哪儿？其实刚才李奕一介绍我们就知道了，你们这样一种讨论会就是渠道之一，可以把各个层面的各种职位的、工种的，各个群体的他们的意见反映上去。当时总书记有没有跟你们说什么？

李奕：当时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是总书记对我们参加会议的人的广泛代表性，他非常感兴趣，然后和我们媒体人海波，还有我们有一位德籍的企业家进行了一个交谈，了解情况**。**第二我是觉得总书记其实对我们这些与会的代表，能否真正提出有质量的观点，其实也是非常关注的。**总书记指出，也是希望有更多的高素质专业的人士，能够参与到我们立法讨论当中，然后把我们老百姓人民群众的声音能够原汁原味地反映到立法过程当中。**还有总书记觉得我们这种直通到全国人大的这种形式特别好。他指出因为我们现在走的是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所有的一些重大的立法决策都应该依照程序，要事先通过一个民主的酝酿，然后要经过一些科学决策，包括民主决策来产生。然后他也鼓励大家要再接再厉，要继续为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要继续做贡献。

主持人何婕：谢谢。李奕给我们介绍了很多细节。你看我们平时好像一说民主西方选举的过程当中，民主体现得可充分了，但是等到真正地建立起来之后，这新一届的政府上台之后，可能推翻以前的做法或者原来的承诺很多都实现不了。但是像刚才李奕介绍的，我们在立法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充分地听取社情民意，其实我们在基层的尤其是民主的实践，包括基层的治理方面，我们倒是有很多鲜活的内容。两位怎么来解读？

张维为：因为我去你们立法点去做过调研，我当时就很有感叹，我说你看美国通过奥巴马医保法案2000多页，如果美国也能学习中国，把这个东西拿到美国的基层，或者让我们虹桥来咨询一下，听听意见，老百姓一票否决。那个医保法案怎么会2000多页，这么长是不对的。它后边是保护了各种各样美国的既得利益，各种各样的条款加条款。所以这个就是政道思维和政体思维的差别。

主持人何婕：也再想问一下李奕一个细节，就是你刚刚说的有各行各业的人来表达意见，他们的意见是可以完全忠实地反映在你们最后交上去的这个意见表里吗？

李奕：这是非常充分完全的。

主持人何婕：如果有人说我就是不同意，我觉得这个里面有很多有问题的地方，都可以写出来吗？

李奕：可以写的，可以如实非常真实地把它反映上去。

主持人何婕：而且我们要的就是这种真实。

王绍光：我自己跟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的一个研究人员，我们跟踪中国的医改那个决策过程，中国的医改从2002年、2003年左右开始起步，到2006年变成上议事日程，到2009年拿出总体方案，这个时间是挺快的。很多人会觉得几年还算快吗？刚才提到美国的医改，美国的医改100多年，奥巴马算挺大一步。

西方人看我们，就是觉得你们这一块就是老大说了算。你们那立法还不简单嘛，老大说了是什么意思，马上就立法。然后我就给他们列一个表，就中国很多法案，大概也要花5年，3年、5年，有的可以长达10年，才通过人大这个整个体系，这说明什么东西？我们不会拖而不决，永远拖下去，但是碰到有不同意见，尤其是不同意见还比较激烈的时候，是会经常要下去做调研。因为我们的决策程序里面有这一条，有很尖锐的不同意见的时候，要把那个案子放一放，然后再下去做调研，再下去集思广益，然后再看下一次上会的时候，能不能做出一个决议来。

中国太大了，要立一个法，能适合所有的地方都可以用，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中国立法的特色是先不通过法，而是通过很多的地方性的条例，开始是条例是暂行条例，然后变成条例本身，从地区性的条例变成省一级的，然后才变成国务院的条例，然后才变成全国人大的立法。**这种立法过程我觉得确实是更符合中国的实际，体现了这种政道思维，就解决问题的方式。我一方面要为人民服务，政道那个终极目标很清楚，但怎么来做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难的。要因地制宜，要因事而决定怎么来立法，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例子。

主持人何婕：说到这个立法，这样的过程恰恰也是对所有的民意的一个充分表达的过程。接下来我们来看现场提问，有问题的朋友举手，我们来讨论。

好，欢迎这位。

**香港闹剧**

**是不是政体思维的结果**

观众：两位老师，您好！目前大家也看到香港的闹剧还没有结束，究竟是因为所谓的这些西方民主对我们香港这些青年民众的一些蛊惑呢，还是其实也是确实说明当地确实出现了一些体制性上面的问题？

张维为：**香港作为比较发达的经济体才700万人，说乱就乱了，对不对？背后是它的体制出了很多的问题。香港这些动乱分子，他们的思维是政体思维，他们说要“双普选”，没有一个国家是这样搞直选的。**你突然出现了1000个人说我要当特首，你怎么压缩这个名单，对不对？这压缩通过什么程序？英国也不这么做，美国也不这么做，没有国家这样做的，对不对？

我觉得你看这一次我们纪念澳门回归20周年，我前段时间我也去了澳门，澳门的“一国两制”是真的一个成功的案例，你到那儿去感到真的是做得很好，过去它人均GDP只有香港的一半，现在是比香港的高一倍。那么背后就是我看习主席在庆祝澳门回归20周年讲话里边提了有一点很重要，就典型的我们叫政道思维，把握好“一国两制”的政治方向，这是说给香港听的。**“一国”的主体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你是一定要尊重的。然后在这个前提下，一个小的板块里边，我们允许你资本主义制度50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是一定要搞清楚的这个大的道。**那么澳门对这点理解得非常清楚，所以积极地落实包括《基本法》第23条，包括维护国家的安全等等，结果就整个打开了局面。经济上也和祖国大陆整合得非常好，所以觉得是一个经典的案例。

**然后习主席讲话中还提到一点，也是政道思维，就是要构筑“一国两制”的社会政治基础。**你看澳门怎么做的，爱国主义教育，所以你到澳门可以无处不在地感到爱国主义的氛围，这个就完全改变了整个气氛，所以再次说明就是政道思维特别重要，在这思维下我们来讨论政体，讨论改革才行。

王绍光：我也说两句。我的身份现在是清华大学教授，但是我在去清华以前，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做政治学的教授，做了差不多20年，也当过系主任。所以香港的问题我也有责任。因为香港最初闹事的很多人，确实都是我所在的这种系的学生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和其他大学的政治系的学生是比较多的。**这些人是大量的就是被政体思维魔咒化，就是魔怔了。觉得只要不改变政体，你什么事都不行。**你去看香港的这种大学里边的很多课程，我说不客气的话，很多是我同事上的一些课程，他基本上通过政体思维来考虑世界上的事，香港的事，中国的事。

就这样一个地方，跟澳门比，澳门现在要按人均GDP，排世界第二名。估计很快第一了。所以摆脱了政体思维，你就一下子天地就宽了，你都可以做选择，香港什么时候能跳出来，它的前途才能光明起来。

主持人何婕：两位教授刚才都说到了香港和澳门的比较，尤其是刚刚澳门回归20周年的庆祝，我也记得习主席在大会讲话当中他特别说，“一国两制”它是有优越性的，但这个优越性什么时候能够体现出来？要坚信它、笃行它的时候，你才能够感受到这个优越性，而澳门在这方面确实有丰富的实践。澳门的前任特首也都说过，澳门的成功它是离不开对国家的政治体系和国家的核心价值的准确理解和真心拥护。大家可以去理解一下这个话，我觉得用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说澳门人理解了什么叫政道思维，正是在这样的政道思维的一个指引之下，他们把事情给做好了，用主席的话说也是丰富了我们“一国两制”的实践。我们再来看现场的朋友的问题，来欢迎这位。

**政道思维和领导人的**

**执行能力如何把握**

观众：两位教授好！2017年有一个剧非常火《人民的名义》，有一位人物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们的达康书记。我想请问两位就是对于达康书记这种既有能力，但同时又非常强势搞一言堂的领导人，应该如何平衡呢？谢谢。

张维为：我还正好看过一部分《人民的名义》还是蛮喜欢的，一言堂我觉得可能概括不完全准确，我觉得他是有政道思维的，来自于民，为人民服务，他这个情结非常强，我特别喜欢。我正好看了那集他搞懒政学习班，我觉得这个很针对现实。还有服务大厅，那些官员把服务台弄得很矮，老百姓很不方便，还没有任何椅子，所以他叫他们去体验一下。

**当时看这个，我就想到朱镕基，当时他在上海做市长，他有一次到复旦来做演讲也是，他说现在睡不好觉，就是1990年、1991年那个时候。他说突然晚上一个电话什么地方有交通事故，是他最焦虑的事情，就是中国的上海的基础设施太落后了。**所以后来他向中央写信，说一定要开始（基础设施建设），长痛不如短痛。你要有一批干部真的是人民的情怀，为人民做事情，这样才能把事情做好。**所以中国老百姓对官员的要求也是这样的，不为百姓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致的。**

主持人何婕：历史上那位说“何不食肉糜”的皇帝被老百姓骂了几千年，就是这个道理，他必须要有政道思维，人民才能够认可他。其实治理中国，我们说基层治理也好，各个层级的治理也好，并不是说真的有标准答案、正确答案，可能需要大家发挥各种各样的智慧。我想在座各位肯定都有一种感触，过去2019年上海的老百姓面临着非常大的生活上的变化，就是生活垃圾分类，对不对？我们在7月1日的时候出台了《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这个很不容易的，因为在这个之前用了很长的时间去动员，李奕你们所在的这个社区在垃圾分类这一块上推行的，当时方便不方便？顺利不顺利？

李奕：不顺利。我们是2018年3月底开始，做得比较早。然后我们虹桥街道当时有个住宅小区，它是高档小区。最早我们是从楼道撤垃圾桶开始这项工作的。应该说有一部分居民当时表示不理解，他们觉得我们物业费里面应该是有到楼道来收垃圾这项服务的，你们为什么把这个桶撤了？所以这项工作其实我们在推进当中是碰到阻力的。

那个时候我们三驾马车就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我们居委会，当时他们牵头，召集了我们小区业委会，还有物业公司，我们就一起开会商量。最后大家决定还是通过召开业主大会，让全体业主自己去表决，让居民自己发表意见，那么最后是通过书面的征询大家表决，最后通过了小区的生活垃圾管理规约，所以这个方法应该说也是从比较早期探索实践，小区在自治管理这些方面的一些做法。这个规约的确也是因地制宜地解决了小区很多问题。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投放点，但是有些居民觉得这个点比较远不方便，然后我们就在规约里面又增加了两个临时点，同时也增加了相应的志愿者。还有比如说有些费用，我们在规约里面也进行了明确，像垃圾箱房的一些改造整改的费用从哪里出。**所以我觉得应该说最后这个小区能够顺利推行垃圾分类工作，是我们居委会、我们全体业主，包括我们业委会，还有我们物业公司通力合作的结果。**

主持人何婕：其实你看刚才李奕介绍了这些细节，她的工作做得非常的细，我相信你们社区是这样的做法，有的社区它可能是另外的一种做法。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我们要把生活垃圾分类这件事情做好，它是个终极目标，但是在实现终极目标的时候，我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每个人都可以贡献自己的一种治理的方案和治理的智慧，这就是我们的治理特色。

**不同的历史文化会导致**

**对政治的关注点不同吗？**

观众：两位老师好！不同文明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历史文化的传承，这是不是会导致他们对于政治的关注点必然是会不同的，互相之间很难去理解的？

张维为：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同意你这个观点的。**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是有很大的差别，其中一个重要的差别是宗教的传统。西方的传统宗教是排他性，一神教只有一个上帝，否则你就是异教徒。**就是只能有一个真理，如果你对，我就错了，我们觉得是很奇怪是吧？你的制度肯定有你的长处，我的制度有我的长处，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就可以了。但现在你仔细地看，它后边还有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比方西方推动颜色革命，不光是背后它有华尔街的力量，我多次讲过，华尔街特别希望搞多党制，你有100个政党，它支持其中一个，这个党完全地听他的话的，否则你就不是民主。

**但我是认为西方它是承认实力，这个实力指什么？包括硬实力，包括软实力，它最后觉得真的是没有办法推动的时候，它有时候不得不接受。**我老说要通过交锋才能更好地交流，否则改变不了它这个思维方法。

王绍光：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我刚才讲政体思维、政道思维，只是思维方式在政治分析中的表现，其实在更广泛的领域，可能东方和西方的思维方式也不一样。我举一个例子，有一本书有中文版标题叫《思维的版图》，他说一、二十年前，有一个中国学生留学生到我办公室里边来，然后就说你思考问题的方式跟我不一样，你们西方人思考问题的方式是直线型，所有人都往一个方向走，只能往一个方向走，他说我们东方人思考方式是全体性，是整体性，有时候是有轮回的这样的思考方式。当时这个西方人就觉得不可能，怎么可能，人类思考方式只能是一种，怎么可能会有不同的思维方式，结果他过了十几年写了这本书叫《思维的版图》。他承认不同的地方的人思考问题是不一样的。他提到的中国学生，就是今天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的院长，叫彭凯平，著名心理学家。

这是这一套思维方式，它反映到政治领域就变成政体思维了。“我代表了人类的未来，你们还代表落后，所以你们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你一步步追赶我的过程，你只能跟着我走。”**但我们要告诉的是，我们还可以换一种方式。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一种复杂生活方式，就是各美其美，我们说的是和而不同，我们可以跟你和，尽管我们不同，这确实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

我们这种和而不同的思维方式，能否一步步地让西方人接受呢？可能还会有反复的。我们要反复地讲，要把这个道理跟你的外国朋友讲，和而不同的这样一个世界，那个世界可能比今天这个世界要美好得多。

主持人何婕：好，谢谢两位，也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了解到政道思维的魅力，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体会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魅力。再次感谢两位，也谢谢我们现场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本节目播出于2020年04月06日）

**讲中国故事，讲我们的故事**

**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

**每周一晚22：00**

**点击下方名片关注公众号**

**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 精选留言

用户设置不下载评论